

謝其章 著

蠹魚集



煮雨文丛

蠹

魚

集

谢其章 著

· 桂林 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蠹鱼集 / 谢其章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9

(煮雨文丛)

ISBN 978-7-5633-7632-2

I. 蠹… II. 谢… III. 文化史—史料—中国—1930
~1949 IV. K260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391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10.5 字数: 160 千字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4 000 册 定价: 2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小 言

生死书丛似蠹鱼

形容爱书人痴情有许多词，我偏爱“蠹鱼”一词。终于有机会把蠹鱼用到自己的书名上，也顾不上贴切不贴切了。米里生虫，从小就知道，不单单是米，凡吃物，搁久了皆生虫。有时候屋里飞来飞去的那些疑似蚊子的“不明飞行物”，可能就是提醒你某食品悄悄地在吞晃变质了。后来才知道书也生虫，这虫儿有叫蠹虫的，也有叫银鱼的，昆虫学家谓之“*CranbusPin-guinalis*”，关于这些专以食书为生的虫儿，很有一些品种，国外的藏书家在这方面比我方研究得深入细致，我们只是觉得用虫儿作书名很好玩。黄裳年轻时写过一篇关于藏书的长文《蠹鱼篇》，发表在沦陷时期上海的一本叫《古今》的文史刊物，后来《古今》杂志社将该刊的一些谈藏书的文章汇总出了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蠹鱼篇》，1943年此书出版，四十年后黄裳又想到了为自己一本在北京出的书取名《银鱼集》，四十功名尘与土，上海北京云和月，

黄裳的一本书取名《银鱼集》，黄裳说：“能够想出来的嵌进一个书字的书名恐怕已为他人用尽了……因此想书名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。这里用一个《银鱼集》的名目，也无非是偷懒取巧的方法。古时读书人对蛀食书籍的小虫抱着复杂的感情，一方面是痛恨，但另一方面也很羡慕。据说有的虫三次吃掉了书叶里的‘神仙’字样，自己也就化为神仙，这就是‘脉望’。真是值得羡慕的虫子。”流沙河先生有一个专栏叫“书鱼知小”，开篇之作名为《蠹鱼的美化》，引用了两句诗，“一条美丽的红金鱼 / 从《水经注》里游出来。”（王辛笛）另一句是台湾诗人王庆麟五十年代的《晒书》——“一条美丽的银蠹鱼 / 从《水经注》里游出来。”流沙河点评：“小王改易老五两字，添上标题《晒书》，堪称点化，尤妙。”金鱼是不会吃书的，银鱼、蠹鱼、都吃书。前几天一位古书朋友告诉我，蠹鱼吃书是竖着吃，书里面一个个垂直的洞即蠹鱼所为；银鱼吃书是横着爬着吃，书里如蛇行似的蛀迹那是银鱼所为。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从那里听来的或者看来的，还是从实践中考察得来？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余光中 1957 年写过一篇《蠹鱼的自传》：“伏居在《炼狱》的二零六和二零七页

之间 / 静静地啃啮着但丁的灵魂 / 我是一尾食尸的扁银鱼 / 从诞生过美神的爱琴海游泳到意大利 / 古老的世界霉腐了，我寂寞——唉唉，菲基尼的沉船，希腊的断柱 / 无人回答的斯芬克狮，尼罗河的落日 / 特罗伊的古战场 / 海伦房中织鱼网的蜘蛛。 / 直到有一个响朗朗的晴天，仓皇地 / 我自《炼狱》中泳入二十世纪的夏 / 我目眩！一个诗人抓住了我，且杀我于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。”余光中把蠹鱼和银鱼混为一谈了。英国诗人多拉斯顿《书的敌人》矛头直指蠹鱼、银鱼——“一种最忙碌的小虫 / 能够损坏最美的书 / 将它们咬成许多小洞 / 他们洞穿每一页 / 但丝毫不知其中的价值 / 也从不顾念及此。”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纪晓岚，曾经自题一联：“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。”世上爱当官的人很是不少，世上爱书的人也不在少数。20世纪30年代的优雅的诗人们之琳给爱书人描绘了一幅美景——“我仿佛一所小楼，风吹过，柳絮穿过，燕子穿过像穿梭，楼中也许有珍本，书页给银鱼穿织。”（《白螺壳》）我心甘情愿放纵自己化为故纸堆中的书蠹，啃食方块汉字一意孤行将书页洞穿筑巢于此厮守到底。二〇〇六年初夏于老虎尾巴。

目 录

- 001 张爱玲为什么和《万象》闹翻？
- 017 黄萍荪到底见过鲁迅没有？
- 027 “史可法绝命书”之谜
- 033 北京往事——一个日本人的故都岁月
- 042 古城的迟暮
- 047 “东西两场”旧书摊
- 051 《东西两场访书记》作者挹彭先生，今何在？
- 056 “终刊不终”两例
- 063 特大的新年——“新年号”
- 073 《新光》杂志中的周作人文章
- 081 《艺文杂志》中的“日记抄”
- 089 书、书、书——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话题
- 096 每一页都是一扇魔窗
- 105 美丽的错误
- 113 诗人·大少爷·“文坛的女婿”·出版家 ——

《海上才子·邵洵美传》

- 121 悠悠天地间, 愉乐本无愧
- 127 人终为灰土, 书终以传世
- 131 方寸乾坤
- 136 智者在此垂钓
- 143 庭院深深深几许
- 149 天下之至柔, 驰骋天下之至坚
- 152 为文学开新路, 为史家找材料——《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·史料卷》
- 156 高山流水觅知音
- 161 寒士精神故纸中
- 165 雅人正自难索
- 168 莫说冷摊无光华
- 171 望穿秋水, 仍不见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”
- 177 稿酬搅动了文坛?
- 183 小报研究的开山之作
- 189 “唐弢藏书目录”先睹印象记
- 196 访书无尽, 读书有时
- 200 被我们自己冷落的缪斯
- 205 不好诣人贪客过, 惯迟作答爱书来

- 209 为藏书指路,为拍卖搭桥
- 215 《现代版本文献与收藏丛刊》述略
- 220 自己的书房
- 225 藏书家的回忆
- 229 一书之全,其难如此
- 233 阿英的小小“书话”
- 237 孙犁爱书
- 241 绛云未逐劫灰红
- 245 《宇宙风乙刊》散记
- 249 写尽世间众生相——《红玫瑰》第6卷封面画
- 261 从《古今》杂志开始留心笔名
- 267 我与《立言画刊》
- 272 《读者良友》入藏记
- 275 《现代中国木刻选》寻获记
- 279 中国电影一百年带给我的机会
- 282 答《藏书报》记者
- 287 2004年爬格366天
- 291 等待《坐拥书城》
- 295 藏书的命运
- 299 夜读抄

301 书桌,希望我不负你

305 文章之司命

307 芭蕾演员修烟囱

309 有一粒裤纽忘记扣上

311 闲话刊名题字

314 稿费,痛并快乐着

318 甜酸苦辣说稿费

323 后记

张爱玲为什么和《万象》闹翻？

张爱玲似乎永远是热门话题，在她已经去世五六年之后，有关她的传闻依旧不绝如缕，“张迷”们对张爱玲的兴趣久盛不衰。说到张爱玲，有一个疑问，人们始终不得其解——张爱玲当年为什么和《万象》闹翻的？长篇小说《连环套》为什么中断了连载？

“回看那逝去的光阴，飞扬的尘土，掩映的云月。”谜一样的张爱玲，张爱玲之谜。

有一个很流行，似乎已被固定下来的说法是——张爱玲之所以“腰斩”《连环套》，之所以从此不再给《万象》“一行字”了，是因为《万象》在《连环套》连载之时，突然发表了迅雨（傅雷）的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，猛烈批评了《连环套》，致使张爱玲一怒之下，停了《连环套》，断了与《万象》的“文字缘”。

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，并非凭空臆造，但是还有没有其他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呢？毕竟只为了人家

批评几句“撂挑子”，张爱玲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

《万象》后半截的主编柯灵先生，对“闹翻”之内幕最有发言权，可惜他欲言又止：“唐文标在《张爱玲研究》一书中说到，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，《连环套》就被‘腰斩’，以后张爱玲也不再《万象》出现。他看到了事实，却没有阐明真相。《连环套》的中断有别的因素，并非这样斩钉截铁。我是当事人，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，说不清楚了。但有一点确切无误：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，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，不存在芥蒂，有事实为证。”（《遥寄张爱玲》载于1985年4月《读书》）

“真相”是什么？“别的因素”又是什么？

张爱玲是主张“出名要趁早”的，所以她不会听从别人的劝告，把写好的稿子暂时搁起来，等“河清海晏”时再发表。张爱玲不失时机地（历史只给了她两年的时间）趁热打铁四面出击，专挑影响大有档次的杂志，甚至亲自登门送稿，《万象》就是张爱玲自己找上门去的，柯灵接待的。柯灵回忆说：“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……但我当时的心情，至今清清楚楚，那就是喜出望外。”（《遥寄张爱玲》）

初露锋芒的张爱玲，风行上海滩的名牌杂志

《万象》，一段“亲密的接触”开始，请看张爱玲在《万象》的出场表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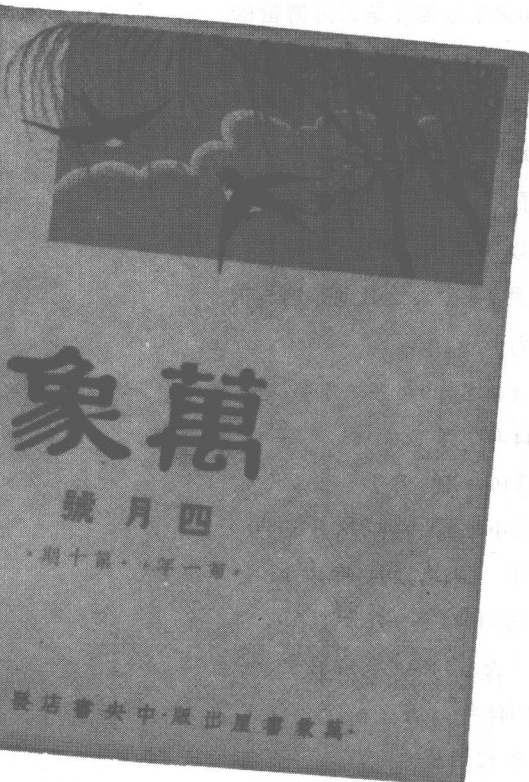
- 1943年8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2期) 《心经》
1943年9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3期) 《心经》
1943年11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5期) 《琉璃瓦》
1944年1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7期) 《连环套》
1944年2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8期) 《连环套》
1944年3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9期) 《连环套》
1944年4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10期) 《连环套》
1944年5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11月) 《连环套》
(注:傅雷的《张爱玲的小说》发表于此期)

1944年6月《万象》(第3年第12期) 《连环套》

《连环套》连载6期，“戛然而止”，当然要对读者有个交代，1944年7月的《万象》“编辑室”作了如下解释：“张爱玲先生的《连环套》，这一期只好暂时缺席了，对于读者我们知道不免是一种失望，也还只好请读者原谅吧。”连载中断，读者当然不满，所以“编辑室”又在1944年8月再作解释：“张爱玲女士的《连环套》是随写随刊的，写文章不能像机器一样按期出品，而杂志每月必出，编者也不得不按时催逼。这自然是一种虐政，而且作者也势必影响到她作品的完整与和谐。因此想把《连环套》暂时中断了，

秋翁(平襟亚)主政之《万象》杂志 20世纪40年代于上海滩很有读者缘





萬象

第四號

第一卷第十期

萬象書局出版

这也是不得已的事，只好请读者原谅罢了。”

原谅也罢，不原谅也罢，读者还不是由着你们杂志摆布？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人，“暂时”变为永久，“泥牛入海无消息”，从此再不见《连环套》踪影也休怪人们胡乱猜疑了。如果说张爱玲是因为傅雷的批评而中断了《连环套》，还说得通，毕竟傅文一出，《连环套》就断了，巧得很，傅文中最后一句正是“《连环套》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”。令人因惑的是，《连环套》不写了，可以写别的呀，张爱玲手里捏的有的是稿，完全可以用来“救场”。请看1944年6月《连环套》断了之后，张爱玲给其他杂志写的稿子（不能尽备，略举数列）：

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《杂志》1944年7月号

《私语》《天地》1944年7月

《诗与胡说》《杂志》1944年8月号

《炎樱语录》《散戏》《小天地》1944年8月创刊号

《中国人的宗教》上中下《天地》1944年8-10月

《忘不了的画》《杂志》1944年9月号

《殷宝滢送花楼会》《杂志》1944年11月号

《谈跳舞》《天地》1944年11月

《等》《杂志》1944年12月号

这么多稿子而没有一篇给《万象》，不能全推在

傅雷身上吧？张爱玲与《万象》如此“绝情绝义”的一刀两断，肯定存在“别的因素”。

现在市面上流传的各种版本《张爱玲传》中，以余彬先生的《张爱玲传》最好，踏踏实实，文笔与识见俱佳，毕竟作者是亲手亲眼翻过见过读过“原物原套”的发表张爱玲作品最多的几种老杂志——《天地》、《杂志》、《万象》，落笔靠谱，感觉到位。另外几种张传，一望而知，是搭车赶浪头的，没下过死功夫，甚至根本没接触过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就“开写（抄）”了。

余彬先生对张爱玲与《万象》的闹翻，说过一段颇具“线索性”的话：“张爱玲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是自觉写得太糟，亦感到写不下去，‘只好自动腰斩’（见《张看》自序）。可是当时张至少在公开场合对《连环套》之糟糕是不认账的，为此而行‘腰斩’岂不是有服输的嫌疑？更说得通的原因可能还是和《万象》老板平襟亚的矛盾，他们因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，这一年的八月二人还在《海报》上打过一场笔墨官司。”（《张爱玲传》）

到底是因为傅雷文章“闹翻”的可能性大呢？还是因为稿费摩擦“闹翻”的可能性大呢？当年的小报